影视戏剧评论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Review
2024 年 第 1 期

现代性视界中喜剧所由发生的存在本源

魏久尧

摘　要 | 现代性作为一种大时段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观，敞亮了一个超越有限经验世界的生命世界。生命世界既包括历史经验，又超越了历史经验。根据现代性视界，喜剧的直接根源和基础不在于历史领域，而在于人类超越和否定历史的自由精神，而人的自由精神的真正本源则在于先于历史而存在的生命世界。

关键词 | 现代性；喜剧；生命世界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

根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现代性作为一种大时段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观，是指由笛卡尔开启的制约、规定整个现代知识和思维方式的认识范式或思想范型。

在整个现代性话语系统中，现代性哲学话语构成其主干（主要包括黑格尔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的一些哲学派别），主体性自我为其主题词或中心概念。

笛卡尔虽然开启了现代性哲学话语，但是，他的思想路线的继承者黑格尔无疑也是现代性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基本概念和主题，都是由他提出、建立的，并首次使之逻辑系统化。其基本概念和主题规定了嗣后现代性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家哲学）的发展方向和路线。这一真相最初是由德国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揭明的。他说："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1]"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2]

[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5页。

[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51页。

现代认识范式将视角首先聚焦在个体生命、劳动（实践）和语言之上，由此展开的一切经验现象和先验现象（包括生命体验、历史经验和审美经验）以前所未有的显赫地位被凸显在现代性视界中，成为各门科学，尤其是哲学关注的首要对象。

现代认识范式开启、建构了一个新的囊括多门学科和多个哲学派别的思想框架或关系集合。多个哲学派别统一于同一个哲学主题——主体性自我，但是各派的立场和视角又有显著的区别和差异。例如历史唯物主义与现象学就有视界的小大之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仅仅局限于实践主体的历史经验，无视历史经验的超越之维；现象学则将其视界拓展到整个生命世界，生命世界既包括历史经验，又超越了历史经验，它由有限的经验世界和先验的直观存在所构成。显然，现象学的视界大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

二

根据现象学视界，重新审视当代学术界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话语中的喜剧概念，大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美学立场的学者们以为喜剧的本质根源在于社会历史，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喜剧的实质是对历史的超越，它的本源不在社会历史之中，而在社会历史之上。它所持存的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先验存在。历史的存在与喜剧的源始存在，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绝不能混而为一。或许有人要问：如果喜剧不属于历史范畴，那么它缘何而存在呢？这是一种俗见。这种俗见把历史存在的合理性界限过分地夸大了，以为一切现实性存在都含摄在历史范畴之内，一旦越出历史的界限，一切存在都成乌有。其实历史——为马克思所界定的——以一定生产方式为骨架的历史，是宇宙存在的一微粒，是生命世界中的一小部分。

从源头上看，历史是从完整的生命世界中逐渐分离出去的一个片段，因此历史是有限的，生命是无限的。生命世界含摄着历史，历史则无法涵盖整个生命世界。显然，生命世界才是真正永恒的绝对的存在，而历史则是相对的，变易无常的。流入俗见的历史观，把这一事实给弄颠倒了。历史存在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是传统和权威强加于历史之上的一种假象，而不是历史的真本性。正是这种基于传统权威的假象，将历史异化了，使它成为遮蔽生命世界的虚幻表象，而喜剧存在的现实性根基正是被这异化历史遮蔽着的生命世界本身。但是，追本溯源，喜剧本体与历史经验还是有某种联系的，对虚幻历史的超越或否定就是一种特殊的联系形式和方式。因此，在探询喜剧存在本源的同时，还得兼顾历史存在这一事实。科学的现代性喜剧概念所显现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规律，而是喜剧超越历史，存在于历史之上的真本相。喜剧以此来破除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幻相，归复和占有本真生命，并为自由生命或生命世界辩护。

三

马克思在评论现代德国历史时曾说过：“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1]“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这一论断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界被认定为关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03页。

于喜剧之本质根源的权威性命题。流行的解释是：马克思在这里把喜剧归入社会历史范畴，喜剧的本质和根源只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舍此，别无他源。这一解释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一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历史看成是筑基于社会生产实践之上的物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自身的不断延续、发展和变革。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工具和工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是社会历史不断前进和进步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所说的喜剧的实质是与这历史的进步力量有关的。因为没有它，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难以自行进入坟墓的，尽管它自身日渐腐朽，日趋消亡，但它在彻底灭亡之前还是有一定力量的。马克思把丑的根源直接划定在腐朽的历史事物这一边，在他看来喜剧角色正面表现的就是这接近死亡的历史世相，它显示着历史内里的腐朽力量，同时间接地揭示着否定或克服这一腐朽力量的进步力量。正是这一进步力量使直线发展的历史出现了新的拐捩点，显现出自身的虚幻。如此解释马克思的喜剧概念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以下的更进一步的发挥值得商榷：喜剧实质上揭示的是历史自身固有的腐朽力量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抗争，其最终原因出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归根结底，喜剧乃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历史固有的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或客观逻辑构成喜剧的精髓和灵魂。喜剧的本质根源如此，作为“第二性”的喜剧艺术便是对于僵死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而不是自由生命的充分显现。在这里，自我、个性、主体性被冰冷而森严的历史逻辑吞灭了。黑格尔曾正确地将主体性规定为喜剧的实质和灵魂，这一观点被否定了。这一解释的偏颇性和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马克思的喜剧概念突出的是对历史的批判和否定，而不是一味地肯定历史；喜剧所揭示的是历史进程中的拐点及历史自身的虚幻，而不是历史固有的铁一样的必然性逻辑和法则。至于那种使历史显出虚幻并发生转捩的进步力量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马克思对此语焉不详。

实践美学学派将此归源于实践的主体性，以为实践居于历史之上，陶铸万物，牢笼一切，是生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本体和主体。其实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这样解释过生产实践，根据他的一贯的观点，他是断然否认这种抽象的法力无边的实践的，因而也绝不会承认生产实践有什么超越历史，主宰一切的主体性。他首先确认的是作为一定历史形式之起点和前提的物质条件，他称之为“现实基础”，也就是从既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任何一种形式的历史实践（包括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或群体），在它开始活动之前，它的性质、规模和水准已被这现成的物质性“现实基础”或条件先在地决定了。这样，历史实践便成为被第一性的物质所决定的无主体的机械性客体活动，而不是由人来自由选择的主体性活动。这是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实质的关键。由此扩展开来，马克思历史学说的其他原理和概念都应如是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间断的矛盾运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变换和演化，都是以历史的物质基础为其存在根据的，都是物质运动过程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表现。这一法则也就是历史自身固有的不可抗拒的铁一样坚硬的必然性，人只有无条件地顺从这一必然性法则，才能被历史所接纳和确认，否则，他将被它无情地压得粉碎。人在这历史的铁流面前，变成逊顺的羔羊，完全丧失了自我的奴隶。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什么主体性可言，更确切地说，其客观本质主义是反主体性的。

或许有人会说，马克思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承认人的意识和精神的能动作用，承认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这里他还是承认人的主体性的。这一看法言过其实。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和精神不管它的能动作用有多大，但在其终极原因上，永远改变不了它的“第二性”的存在实质，它从来都是为物质所决定的，永远是物质或社会存在的副产品。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突出的是历史自身的客观规律性，而不是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自由。他也承认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但他认定这不在于历史必然性范畴，而在于历史彼岸，属于理想王国。马克思的喜剧观已经逸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如果坚持以唯物主义原理解释他的喜剧概念，难免导致见物不见人的庸俗唯物主义之陋见，曲解马克思的喜剧观。

也许有人会拍案而起，愤然反驳说，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社会现实看作人本身的存在，这怎么能说是见物不见人呢？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这里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僵死的无生命的物化形式和关系，是抽象的社会共体或总体。这一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把这僵死的物化关系规定为人的唯一的现实本质，人只有机械地被动地接受了社会历史所赋予的“社会关系”或“物化形式”，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否则就不是人。人为父天母地所生，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被忽略了，否认了，它断然否认了人的天赋本质。其实这天赋本质才是人之生存的最牢固最真实的原始根基。凭借这个根基，人类在文明历史产生之前已经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相比之下，文明历史显得太短了，只不过是漫漫的人类生命历程中万劫之一瞬而已。从洪荒时代到文明产生这期间，没有任何文化或文明介入其中。蒙昧预案是社会里野蛮人上不懂天文，下不知地理，没有细密的社会分工，无警察，无军队，无君无臣，无上下之别，君民之辨，混同一体，无国家、民族和阶级，而人却活得自然，活得本色， 生命并没有因此而枯竭，人类并没有因此而灭绝，相反，它在壮大，它在发展。难道说处于这种生存状态的人就不是人吗？如果说史前的自然人不是真正的人，那么，由这些自然人逐渐创造出来的文明历史的人性又是从何而来的，不具有人性的人类生存怎么能生发出一个具有现实人性的文明历史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实的真相是，人的真本性就是直寓于史前人类自然生存状态中的天赋本质，它是人的生命的大本，人类赖以永葆其类本性的原始根据。文明历史是由它演化出来的末流现象，它像长江大河上的泡沫和浪花一样，千变万化，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永恒的天赋本质。固然，现代社会中的人首先是依赖于既往历史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人们依据严密的社会分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固定地位，他因此而被归属于某一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从中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名分和角色，并以此来占有了社会财富的一小份，消费它，享用它，保存自我，维持生命。但是，这些物化关系和空洞的抽象存在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充其量不过是人们维生的手段或方式而已。作为手段，人可自由地选择它或舍弃它。可以设想，将悬浮于个体生命之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统统消解掉，把黏附在人本身之上的一切空洞抽象全都剥离净尽，彻底破除一切形式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社会分工，只留下赤条条的单个自然人，使他们像鲁滨逊一样流落到荒远的孤岛穴居野处，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是真正的人，生命还是一如既往，不改其初，继续在发展，人并没有因此而变为禽兽。因为被剥去的一切物化关系是与人的天赋本质完全相外的东西，它的被消解，丝毫不能伤及人的

天赋本质，由此足以显现出物化社会关系的虚幻性和空洞性。庸俗唯物主义把这种虚幻不实的物化社会关系认作人的内在本质，并以之来取代、遮蔽人所固有的天赋本质，本真的人、自然的人从其历史视野中彻底消失了，它所看到的是人的异化形式——无生命、无自我、无主体、无个性的僵死的社会存在抽象，空洞的物化关系，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历史观，实质上是近代唯物经验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充分发挥和扩展了的形态。培根、洛克等人认为，在外部世界之经验嵌入人之前，人的存在是一块白板，等于零，等于无，庸俗唯物主义则更进一步认定，人在历史的文化经验嵌入人之内以前，人的存在等于零，这是关于人之存在的一种虚无主义观点，它是名符其实的人性虚无主义——它不是虚化了历史本身，而是借历史来遮蔽人——从而虚化了人本身。显而易见，它是为历史辩护，而不是为自由生命辩护。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那被曲解了的马克思的喜剧概念，它的错误和不足昭然若揭：喜剧本质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历史逻辑和规律，原来是人之本真存在的遮蔽形式，它是虚幻的，空洞的，与人的内在本性相外、相背的。在这里庸俗唯物主义将洛克的“白板说”推广到美学中，以此来解释美及其范畴。由此得出的喜剧概念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把本真的人遮蔽了，虚无化了，而喜剧的真正根源和基础却恰恰是这被遮蔽了的本真的人，或人的自由生命。

喜剧的直接根源和基础不在于历史领域，而在于人，人类超越和否定历史的自由精神，而人的自由精神的真正本源则在于先于历史而存在的生命世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滑稽（即喜剧——引者注）的真正领域，却是人，是人类生活。”[1] 这个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他所说的人，是人本学意义上的自然人，他认为哲学家眼中的人与生物学家，化学、物理学家及医学家所看到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人类社会是没有历史的，这是地道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观点，也是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观点。这个在现代哲学史上已被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了的观点，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借鉴价值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社会历史之上人类存在的真本相，这超越历史并在历史之上的人类存在才是喜剧的永恒根基和真正源头。

［魏久尧　延安大学文学院］

［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91页。